

費孝通 著

我這一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年 一 還 我

著 趙 孝 貞

知 新 · 書 社 · 滬 生

店 普 聯 三



753·Q373·32K·P.94·\$3.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八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第二版

星光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7001—14300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目次

我參加了北平各界代表會議·····	一
我這一年·····	六
解放以來·····	二三
『超越政治』·····	一九
什麼叫搞通了思想·····	二六
不改造就落後·····	三四
從往上爬到大家互助·····	四三
勞動裏克服剝削意識·····	五一
論純技術觀點·····	六〇
進步的包袱·····	六六

我參加了北平各界代表會議

北平各界代表會議一共開了六天會，對我說是上了六天課，這六天課裏學到的抵過了過去六年，甚至三十多年。三十多年來我所追求的夢想的，在這六天裏得到了。這是什麼呢？是民主。我很早就聽見過這民主兩個字，五四運動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學生。但是究竟怎樣才算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呢？我不明白。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一路遇着各期的學生運動，我跟着跑，爲什麼呢？爲民主。民主究竟是怎樣的呢？不明白。沒有經驗，怎能明白呢？長大了，碰着抗戰。從國外回來，抗戰已經進入第二年，反動的勢力已經在後方高漲起來。我和許多朋友一樣，看不慣這局面。怎麼辦呢？要求民主。民主究竟是怎樣的呢？除了書本知識之外，還是不太明白。六年前，我到美國去做文化聯絡工作，我開始研究這問題。從反動政權底下到羅斯福時代的戰時美國，的確感覺到氣象不同。在這時我接觸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這種民主比我們當時的封建獨裁是好得多。我在美國住了一年，回國以後寫了一本書叫「初訪美國」。我當時以爲我明白了民主了，但是再查看又不太對勁了。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有不能調和的矛盾。於是我想我所追求的民主，大概並不完全如

此的罷。過了一年多，我又有機會到英國去，那時工黨初上台，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所以我當時希望在工黨的英國可以給我看到民主的究竟了。戰後的英國給我的印象的確很深，剛從官僚資本統治下的區域出來看到有條不紊的配給制度，印象怎能不深？住了三個月回來又寫了一本書：「重訪英倫」。我那時說，美國的民主成分很淺，英國則差不多了。但是往下看，又不對勁了。殖民地統治一天比一天加強，軍備在擴張，外交上當了美國的夥計，不像一個民主國家應當做的樣子。

——我們知道民主這個名詞已經三十多年，我追求要了解民主也已經有六年多，但是所得到的還是似是而非的東西。最近這六天，我上了一課民主課，所得到的多過於過去的六年，甚至三十多年。

讓我更坦白的說，這是出於我意外的。解放以來，我對於共產黨欽佩的地方是苦幹、負責、謙虛、有辦法、不怕麻煩。我愛它，因為許許多多我熟悉的，我愛好的青年朋友，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個個都拚命的工作，中國有希望了。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已在我眼睛面前完全證實了，但是共產黨要實現民主，我很老實說，在參加代表會議之前，我是不敢太相信的。

我不相信共產黨會實行民主，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過去所瞭解的民主是形式的，不是本質的，好像必須投票，必須大吹大擂的競選，必須像英國的巴力門一般有着「陛下的反對黨」之類的

節目才算是民主。解放之後，並沒有這套形式。第二是我過去所了解的民主是抽象的、形式邏輯的，不是辯證的。民主了，這個社會就不包括專政，兩者不能同時存在。因之，我看見解放後的政權有專政的成分也就不能相信會民主了。這些思想上的包袱，感謝這次代表會議，它給我解除了。

我踏進會場，就看見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裝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長袍的，還有一位帶瓜皮帽的——這許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會在一個會場裏一起討論問題，在我說是生平第一次。這是什麼意思呢？我望着會場前掛着大大的「代表」兩字，不免點起頭來。代表性呀！北平住着的就是這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全是一個樣子的人在這裏開會，那還能說是代表會麼？這許多人並不是由市民普選來的，形式上不够我以往所了解的民主，但是試問英美那一個議會能從普選中達到這樣高度的代表性呢？我們要的是選舉的形式，還是高度代表性的事實呢？選舉是一個手段，如果這手段能提高代表性，那是要得的，如果不能，那就要不得。會場牆壁上掛着的口號真有「實事求是」四個字，我也領會了。這是我的第一課。

我坐下來，聽報告。葉市長和譚局長講到了北平特務活動的情況。我的神經突然緊張起來，記起了幾年來在反動統治下參加各種大會的情況。坐在我旁邊的是錢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運動

開始發動的那天晚上，我們也坐在一起。輪到我上台演講時，聯大校舍四圍槍聲突起，子彈在頭頂掠過。這種景象和現在一比，真是地獄和天堂之別。這個差別在那裏呢？今天我可以安心的在會場裏聽講和發言，有的祇是融融一堂的溫情，沒有槍聲來威脅了。爲什麼呢？很明白的，反動派的武裝被解除了，反動派的活動被鎮壓了。這是專政，一點也不錯。有這些專政，才有我們在會場裏的民主。沒有這些專政，我們的會場又會變成西南聯大的草坪了。我於是又點頭了，領會了民主和專政是怎樣結合起來的。這是我的第二課。

我上了六天課。很慚愧的，我對於會議本身的貢獻實在談不上，但是却滿載而返，多少年來沒有搞通的，在這段經驗中我得到了啓示。我怎能不衷心的感激這會議！

回到家裏，把幾天的報補看了一整天，碰着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白皮書。在這白皮書裏口口聲聲說中國已經進入獨裁政治。如果我沒有去參加北平各界代表會議，可能還會信他的一套胡言。真巧，太平洋的那端閉了眼睛混說的時候，太平洋的這一端却在事實上答覆了中國是不是已走上了民主的道路。我可以做見證：在我們開步走的起點已經超過了美國現有的民主程度，何況，他們每天都在向後退呢？

北平各界代表會議祇是中國民主的起點。它教育了我。我願意許多像我一樣擁有思想包袱的朋

友，都能有機會參加這類會議，更進一步在事實中去認識新中國的本質。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我這一年

一九四九年在我是個「學習年」。在這一年中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沒有看見過的事，聽到了多少一生中沒有聽到過的事。不但如是，就是平素常見常聞的，在這一年中也顯示出了以往沒有顯示過的意義。一個富於生命的大千世界莊嚴的在我眼前展開，一切使我低頭。

去年年初，冬盡春來的時際，北平還沒有解放，清華園却已擺脫了反動統治。我有機會追隨了幾位前輩到石家莊去旅行。卡車在不平的公路上駛去，和我們同一方向，遠遠近近，進行着的是一個個、一叢叢、一行行，綿延不斷的隊伍。迎面而來的是一車車老鄉們趕著的糧隊，車上插了一面旗，沒有槍兵押著；深夜點了燈籠還在前進，遠遠望去是一行紅星。——這印象打動了我，什麼印象呢？簡單的說：內在自發的一致性。這成千成萬的人，無數的動作，交織配合成了一個鐵流，一股無比的力量。什麼東西把他們交織配合的呢？是從每一個人心頭發出來的一致的目標，革命。

我曾參觀過英國海口軍艦的行列，也曾目擊過大戰時非洲盟國空軍基地的規模。那時却並沒有這次在黃土平原上看糧隊的激動。從前者祇能知道力量之巨大，從後者才能明白力量之深厚。這

7

裏有着基本的差別，形式和內容的差別。巨大的形式可以僵化不靈，深厚的內容却會發展生長。像我這種沒有積極參加過革命行列的知識分子對於潛伏着深厚的活力是陌生的，不熟悉的，甚至是不易理解的，因之，對於歷史的發展沒有把握，對於人民的翻身也缺乏信心。就在這一點之差，失之千里，使自己過去對世界局面的估計陷入錯誤。也就是這一點之差，使自己感覺得了不起，大言不慚，自以爲秀才閉門而知天下事了。

低了頭，再看在這華北平原上所發生過的事蹟，以前所不能相信的「奇蹟」，現在却可以覺得必然的了。冀中的地道戰聽來有如神話，但是在不肯屈服的人民却是家常便飯。我以前對中國工業化是沒有信心的，因之寫過「小康經濟」，我這樣想，因爲覺得中國國民收入的低微，資本累積不起來，人口又多，生產多少吃多少，技術落後，科學不發達，一切都像是手脚上拖着的鎖鍊。這一套想法歸根是在對人民的力量沒有信心。沒有這個信心，必然會縮手縮腳，自甘落後了。因之，這一次旅行給了我一個當頭棒喝。知識分子的缺乏信心，其實祇是反映出中國資產階級的懦弱無能罷了。經過百年來革命鬥爭鍛鍊的人們並不是這樣的。依靠了這一片黃土，終於把具有飛機大炮的敵人趕走，這祇是深厚潛伏着的力量的一個考驗，就是這個力量同樣會把中國建設成爲一個在現代世界中先進的國家。當我看到和接觸到這個力量時，我怎能不低頭呢？石家莊的旅行我學得了這一

點，所以回來之後曾以「人民的力量」爲題在清華和師大講過兩次，因爲這在我是一件事。

我願意低頭了，但是究竟還是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旦打擊了自大的心理，立刻就惶惑起來，感覺到自己百無是處了，夢想着一種可稱爲「魔術性」的改造，點石成金似的，一下子變爲一個新人。這個不現實的，不唯物的態度，把我又推入苦惱的境地。這也許就是普通所謂「鬧情緒」了。我曾打算過加入南下工作團，打算這個，打算那個，發揮知識分子所缺乏的幻想力。時間、精力就消耗在幻想裏，不去分析客觀條件，結果自然又是一事無成，於是更覺得自己百無是處。

感謝朋友們把我鬧情緒的根源給點破了。這還不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肯低頭的表現？中國社會革命了，階級的關係改變了，慣於站在人民頭上的人是不甘心承認這天翻地覆的事實而虛心學習的。他們不很容易在內容上求改造，於是在形式上着眼，換一套衣裝，改一套教條，來應付這個新的局面。以前的「塗金」，現在是「掛紅」，出發點是相同的。他還是想站在人民頭上。爲此，心情焦急，行動輕浮，「鬧情緒」。

思想的改造是長期的，像我這樣已經四十歲的人，受到舊社會的薰育，過去十多年來更在舊社會裏做過事，傳統知識分子的性格必然是深入骨髓，要一下子脫胎換骨，豈非奇事？儘管別人用民主前進等名字加上來，改變不了實際存在的這個內容。這個真理大概是顛撲不破的。

經朋友們的指點，我發現了心虛和虛心之別。我這一段時期不是虛心而是心虛。自己所謂「百無是處」其實還不是「體面全失」的意思。不甘心也。以往是侃侃而談，現在是啞啞不能出口。於是隨之而來的是「乞靈」心理，不費力的搖身一變了。這不是虛心，虛心才是學習的基礎，承認現實，逐步改造。

經過一番鬥爭，心定了一些，改造罷。可是知識分子畢竟還是知識分子。傳統知識分子是唯心而且是不辯證的。他們在這個轉變關頭，總是不太肯從歷史發展觀點來看問題，對於自己的改造也是如此。百無是處的悔恨心理，恨不得把過去歷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乾乾淨淨，然後重新一筆一筆寫過一道。歷史這個東西偏偏不能這樣的。恨也無用，悔也徒然，口口聲聲羨慕新生的嬰兒，更有什麼是處？歷史是綿續的，包含着生的一面，死的一面。改造不是重生，而是發展生的，催促死的。從許多許多微小的量的改變累積到質的改變，頓悟云云是指質變的那一刻的說法，所以等待頓悟是永遠不會到的。要知識分子像農夫一樣按着自然規律去耕耘真不容易的。看不到結果，心裏就不耐煩。這樣有什麼用處呢？那樣又不是白費時間麼？沉不住氣。

這樣我又經過了一個時期，最後自以為解決了這問題，情緒上安頓了一些。但是問題又來了。我所接觸的都是和我一類型的人物。大家在鬧改造，於是發生了「改造競賽」。改造競賽並不是爭

取帶頭，而是個別爭先。自己『進步』得快就覺得比別人強，看不起別人落後。大概是以往在考試制度裏考慣了，把思想改造也看成了『考留洋』了。這種改造競賽必然會鬧起人事上的情緒：要進步，一面就得靠近更進步的，一面又想和落後的絕緣。一個團體中，總免不了有所謂先進和落後之分，改造競賽的結果，形成了一圈圈，一層層的分裂。

所謂前進分子當然有時候不能和所謂落後分子一起做事，於是又發生了怕落後帶累了前進，發生了『一起丟包袱』的口號。『前進應當努力，那是不錯，但是落後的如果不同樣努力，不是落後的沾了光麼？』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在『改造』中也會鑽出來變成各式各樣的形狀，真是像孫悟空一般。

在鬧『競賽』時看出別人個人主義根源是不難的，但是接下去却是一種厭惡之感，把『前進』名稱看成肉麻。怎麼辦呢？這時知識分子的幻想又出現了。『要改造就得離開這一羣，到部隊裏去，到華北大學去。』這種想法很有些像修道必須進寺院的意味。四圍都是改造了的人，自己也就容易改造了。說得更好聽些：『客觀條件不適宜於改造。出了大學，到工廠裏，接觸的都是無產階級，那時要改造就可以事半功倍。』我也這樣想過，總覺得在清華這一類知識分子集團裏是沒有希望的，爽性去參加土地改革，到農村去，不是學習得可以更快麼？這種想法其實和前一種想法是同

一根源裏出發的。什麼根源呢？還是個人主義。改造是爲了自己，超度自己。

我在這種「鬧改造」裏大概費去了半年，討論會、學習會都參加了。結果呢？也許除了要求進步之外，還是沒有摸着邊。個人鬧情緒，團體鬧進步。看書看報都沒有時間，開會忙。但是另一方面我開始參加校內的各種事務，起初是評薪，接下去是分配房屋，一件件事要辦，一個個問題要解決。這樣一忙，情緒都改變了，眼睛不再看自己改造了沒有，而是問事情辦得怎樣了？怎樣才辦得好？岔子出在那裏？爲什麼別人不滿意？自己犯了什麼錯誤？客觀條件怎樣？這些工作把我在煩悶裏救了出來。我開始在具體問題上接觸了客觀存在的事和人，我開始要問怎樣做才是對？爲什麼對？這時才要去說服別人，才感覺到別人的改造和進步是把事情辦好的必要條件，不再「改造競賽」了。做了工作，有了責任，也不能再有「遷地爲良」的環境論的想法了。事情是要辦好的，不容你想走開洗手。這一切使自己踏實了不少。從這段經驗裏我明白了一點，也許祇有在「爲人民服務」的過程裏，才真的說得上改造。

踏實是踏實了，想起了過去這一段過程也覺得可笑了。但是却另外發生了一套問題：就是事情辦不通，做不好，摸不出道理來。主觀上要做得好，但是做出來不對勁。怪別人不合作，討厭別人思想搞不通，還是沒有用。要摸出一個道理來，就必須對一件事的發展找出一個規律，這却太難

了。這時才明白自己理論掌握得不够了。有時自己以爲明白了，而客觀的發展又偏不如此，犯了教條主義。真是扶得東來西又倒，像個剛學走路的孩子，一步一個的搖擺着。

一年了，時間是眞快。把一年前的自己和現在比比似乎有了若干不同。這一點不同也許可以說是學習的結果。這結果那裏來的呢？看來還是社會所壓在我肩上的責任。我並不是不想逃避責任，每當事情辦不通的時候，沒有一次不想逃避的。但是一想起那黑夜裏蠕動着的無數糧車，沒有聲息地，不斷的把他們血汗所得，自動的在拉上前線，這個印象，照出了自己的懦弱。都是人民，還有什麼話？學習罷，活力是潛伏着的，這是生的一面。

知識分子的包袱是重的，傳統的思想是深刻的，這個包袱是要一個一個暴露出來，加以清除的。一年，二年，十年，二十年，是這樣一個路程。指出一個思想根源，拋去一個包袱，是走了一步。這路程就得一步一步的走，沒有翅膀，不必想飛。祇要是在走，路程還是有走完的一天。「不再想一下子點石成金了」，這就算是我這一年的收穫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解放以來

去年年底我寫了一篇「我這一年」，談了一些關於我個人思想的轉變。隨後有不少朋友給我來信，說我祇說了轉變經過，沒有說明怎麼會有這些轉變的。譬如，我會說我鬧了一陣情緒，後來有了實際工作，才感覺到心安理得，真正開始了學習。但是，朋友問我，究竟參加了那些工作？為什麼會使我自己感覺到有些進步？有那些進步呢？我一直想有一個機會，反省反省。現在清華的同學們都在做思想總結，我不該落後，所以在紀念解放時，再寫此短篇，以作補充。

我記得去年這個時候，在石家莊附近的一個村子裏和朋友們閒談，我一直用着，「你們怎樣，你們怎樣」的語調。當時中共統戰部的一位朋友就說：「什麼時候你不再這樣分別『我們』『你們』，就好了。」是的，我想，我能自發的運用「咱們」兩字時，統戰工作才算真的成功了。這問題常常在我心上，但是「咱們」兩字總是不容易出口。

新政協通過國旗那天，我和吳晗先生約定一同從城裏趕回清華來參加慶祝新政協的大會。城裏的會開得很晚，過了九點才散，我們老是掛念學校裏七時已在開的慶祝會。所以我們兩個人，一散